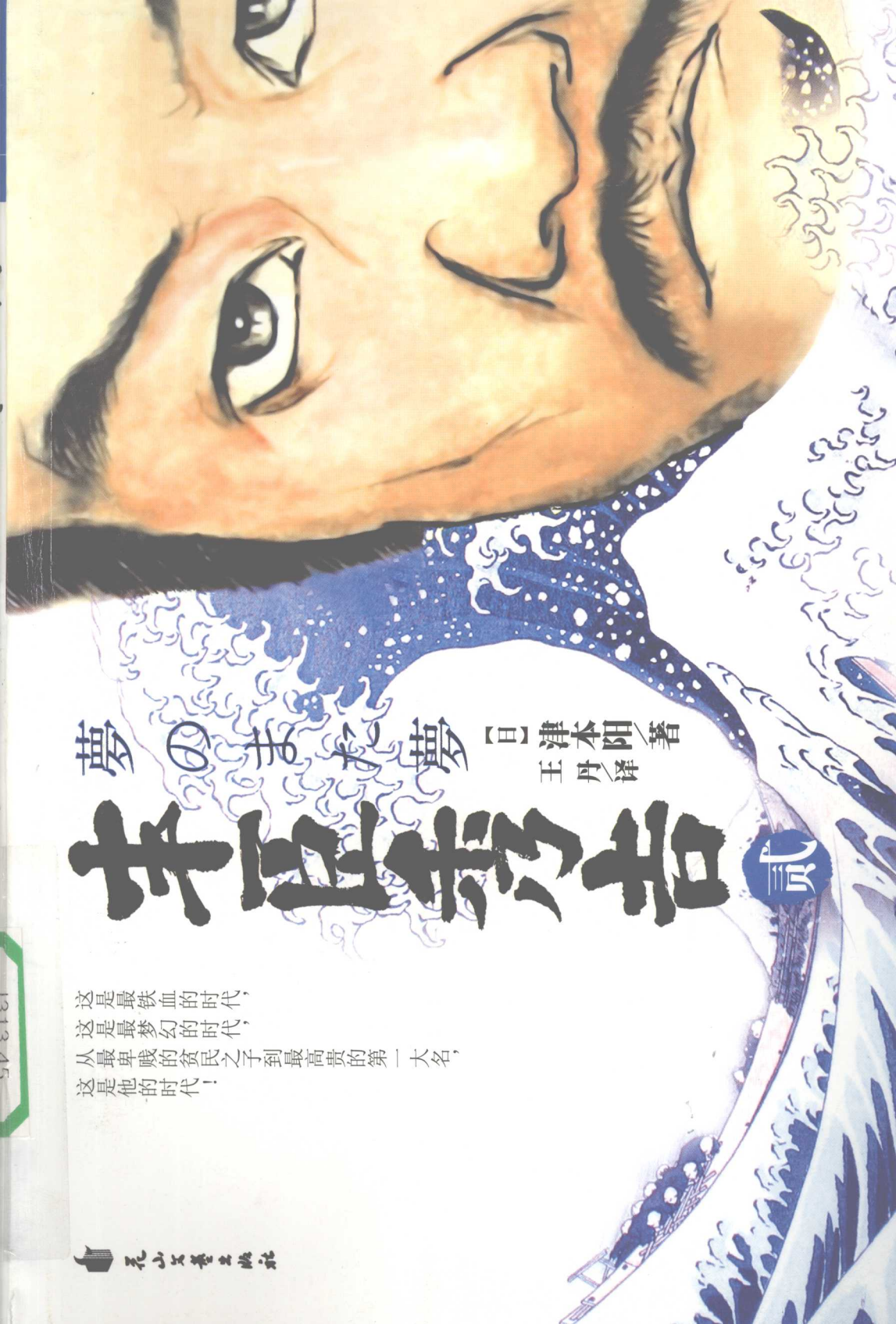




夢のまた夢

【日】津本阳／著

王丹／译

吉永直子

貳

这是最铁血的时代，
这是最梦幻的时代，
从最卑贱的贫民之子到最高贵的第一大名，
这是他的时代！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吉秀臣丰 貳

【日】津本阳/著 王丹/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丰臣秀吉2 / (日) 津本阳著. 王丹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755-620-6

I. 丰… II. ①津…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5689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YUME NO MATA YUME 2

Copyright © 1993 Yo Tsu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冀图登字: 03-2009-006号

书 名: 丰臣秀吉 2

作 者: (日) 津本阳

译 者: 王 丹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王俊辉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插图: 彭 勇

装帧设计: 引文馆·垠子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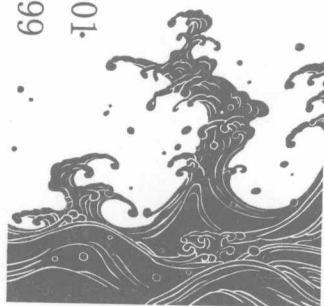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FengChenXiuJi 贰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小牧・长久手之战·····	001
第二章	关白任官·····	099



第一章 FengChenXiuji



小牧・长久手之战

秀吉一行由加藤作内、木村常陆介率领的江州军打前锋，浩浩荡荡奔赴安土城。

大部队是加藤清正、片桐助作、胁坂甚内、糟屋助右卫门、加藤嘉明、增田右卫门、福原右马助及骑兵一百五十余人。

秀吉精心培养的曾经在贱之岳立下显赫战功的武士们，也身披铠甲，手持长枪，在马上严阵以待。

秀吉身穿便衣，骑一匹阿拉伯种马，左右跟随着浅野弥兵卫、一柳市助、蜂须贺彦右卫门、前野将右卫门、神户田半左卫门、堀尾茂助、长谷川藤五郎、堀久太郎、蒲生氏乡、仙石权兵卫、桑山重晴十一位大将。

接着是堀尾茂助五百余人的火炮队。压阵的是蜂须贺家政、生驹甚助、蜂屋赖隆手下的一千二百余人。

送给织田三郎秀信和信雄的礼品，用十二匹驮马搬运。

秀吉在京都停歇一晚，翌日清晨入驻近江野洲川长乐寺。

“弥兵卫、一白，收拾一下，你们先去安土城。”

秀吉任命浅野弥兵卫、富田一白、桑山重晴为使者，前往安土城。

“我感觉腹中疼痛，就在此长乐寺稍作休息。明日正午之前我定会登城，务必向中将请求延缓一日。”

弥兵卫等人知道，安土城内正酝酿着暗杀秀吉的计谋。

他们立刻牵马，赶赴安土城。

三人被引至大厅，拜见泷川三郎兵卫，并传达了秀吉的意思。事态随时会恶化，弥兵卫等人可能人头不保。

过了正午秀吉没有露面，信雄大发雷霆。

浅野弥兵卫泰然自若，向泷川请求道：

“可否准许我们拜见中将大人？亲自请求大人的原谅后，我们也好向主公筑前守交代。”

泷川三郎兵卫向信雄报告了情况。

“那群乌合之众，我根本不打算见。赶快打发走！”信雄一脸厌恶，甩出几句话。

泷川为难地说道：“若是将他们打发走，筑前守会更加生疑，恐怕不会靠近安土城半步了。”

信雄生来优柔寡断，此时又犹豫起来。

泷川竭力说服他：

“浅野弥兵卫三人，眼下正在大厅等候。道理是非姑且不提，无论如何您如果不见他们的话，会让他们对明日会见更加警惕。筑前守身体有恙，大人稍作关心问候一句，他明日自会登城。无论如何请大人以平常的姿态，出去见一见使者吧。”

信雄听从泷川的劝告，来到大厅接见使者。

“筑前大人忠心耿耿，我略感宽慰。你们回去之后，向筑前大人传达，我非常期待明日的会见。”

浅野弥兵卫正襟危坐，还礼答谢道：

“谨遵大人吩咐。我们回报主公后，主公定会感到欣慰。”

久经战场的弥兵卫等人，身处敌营，却表现出进退有余的风范。

翌日巳时四刻，秀吉到达安土城大手门的三町，在町屋口的山下，队伍停了下来。

秀吉朝浅野弥兵卫使了个眼色。

弥兵卫会意后，便护送着十二匹运送礼品的驮马，先行出发前往练马场。

会见场内，三郎秀信和信雄已经坐在布折椅上，等候多时。

弥兵卫把礼品交给秀信的家老们，来到信雄的面前跪下行礼。信雄的群臣们静下声来凝神倾听，看弥兵卫会说些什么。弥兵卫对此也毫不顾忌，用在军营中磨炼出的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

“我家主公筑前守，在过城门之时，耳闻一些莫须有的传闻，故犹豫徘徊，不敢贸然进练马场。考虑到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作为筑前守的警备侍卫也不会坐视不管，恐怕到时就很难见到中将大人您了。要是如此，恳请大人您派遣警备侍卫，护送筑前守。这也是筑前守的请求。”

听罢此话，泷川三郎兵卫、津川玄藩、浅井田官丸、冈田长门守几个人面面相觑，弄不明白秀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让弥兵卫暂时等候，他们几个人商量一番。

“这肯定是筑前的主意。虽说是飞蛾扑火，但不管智谋的筑前如何狡猾多端，也要取了他的头颅！”

秀吉之所以拜托信雄的家臣护送自己到正门，是因为考虑到人言可畏。

他对蜂须贺小六等幕僚说：

“这次会见，就如火中取栗般危机四伏。即便如此，现在我也不会取消对三郎的岁首道贺。我们的家臣，不能经由正门进入城内，如果这样没有人在后面照应着，便无法得知织田关照的大名们是如何议论的了。所以请求对方出来迎接，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正门。”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泷川三郎兵卫和津川、浅井、冈田三位家老，带着六十四人的随从，来到町屋口迎接。

冈田长门守走到秀吉面前，行礼寒暄道：

“今日您远道而来，不辞辛劳登城，主公非常满意。在下特来迎接。”

秀吉满脸堆笑，回答道：

“劳您盛情迎接，在下诚惶诚恐。本应早日来拜访，因急病延误一日，还望主公见谅。”

队伍前行，到达正门。

除了秀吉的五位幕僚，其他人不被允许进入门内。

此时仍有随从，杀气腾腾地欲要取秀吉头颅，泷川等人使眼色阻止了他们。

正当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加藤清正、福島市松、糟屋、片桐等年轻侍从们，不听从冈田长门守

的制止，吵闹着要硬闯进门。

“真是野蛮。简直太无礼了。叫人怎么等！”

信雄的守门侍卫拼命地阻挡，但看到腋下挟长刀镰枪、头戴闪闪发光的乌帽头盔、大步向前的加藤清正时，就没有阻挡他去路的勇气了。

冈田、津川冲到秀吉面前，嚷嚷着责难他：

“你的家臣也太放肆了。快阻止他们！”

秀吉收起了满面笑容，取而代之的只是尖锐如剑的眼神。

侍立在秀吉身旁的蜂须贺小六、前野将右卫门、浅野弥兵卫，代替秀吉回答冈田说：

“主公筑前守对此毫不知情。实际上在城下的时候，年轻人们就听到莫须有的传闻，瞒着主公秘密处理了。”

弥兵卫和小六、将右卫门一起注视着冈田，继续说道：

“因为很明显，附近有人盯着登城的我们，欲取主公筑前守的人头。年轻的侍卫们为救主公于危难中，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这些将士们为了主公，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惜。这样说或许有些失礼，不过还请诸位大人当面去询问，劝服他们退到城门外。”

听罢此话，冈田、津川、浅井三位家老正要朝清正等人走去，但当看到二十几人的年轻侍卫们，手拿长枪，一脸警惕地环视四周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只见清正等人面对着冈田，怒目圆睁，一副马上就要冲过来的气势，三位家老被这种气势震住，几乎就要退下阵来。

玄关前，泷川三郎兵卫、生驹八右卫门、小坂孙九郎、关甚五兵卫、中川勘右卫门等人，向信雄汇报紧急情况。

信雄脸色大变，声音颤抖着说：

“计谋果然泄漏了。没有办法，这样还是不要见了。”

说完，他就从布折椅上站起，快步逃向城中内殿。

泷川等重臣们，拦住信雄，劝他道：

“请您冷静！自乱阵脚只会令您一族蒙羞！未与筑前守会面，就先行离开，这对您的家族是不利的！”

众人苦口婆心的劝说，胆怯的信雄丝毫听不进去，他推开拦在自己面前的重臣，逃回城中。

“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了。”

津川玄藩无奈地说道，只好去给秀吉道歉：

“您远道而来，信雄大人很欣慰，吩咐我们立刻安排会面。然今早起略感疲劳，只好卧床休息。所以吩咐我前来传达问候。”

听罢此话，秀吉对身边的堀尾茂助命令道：

“吹呗！”

茂助吹响传递信号的大呗。

峰须贺小六、蜂屋赖隆、仙石权兵卫等人指挥一千二百挺铁炮，率领两千余人，闯入正门。

只见练马场内沙尘滚滚，秀吉的军队声势浩大，负责追捕秀吉的土方勘兵卫、森久三郎、饭田半兵卫、堀川五左卫门等人，看到如此阵势，都躲在屋角，不敢轻举妄动。

那一天，秀吉心情轻松地回到了坂本城。

也正是这一天——正月十四日，未与秀吉会面的信雄离开了安土城，回到自己的居城长岛。

家中的侍从们，听说了秀吉侍卫的无礼行为，都非常愤慨。

“筑前那家伙，竟敢背信弃义，对主公刀刃相向！先主信长公过世不到两年，尸骨未寒，他就如此自大狂妄，不可一世，绝对不可原谅！主公蒙羞，臣下也耻于苟活。以后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家臣们并不知道暗杀秀吉的计谋，所以他们认为秀吉的行为是高傲自满，不可原谅。

信雄回城后也终日快快不乐，夜夜难眠。三位家老和老臣们，连日在城中大厅里议事，商讨今后的方针。

转眼到了一月末，秀吉的使者富田一白来到津川玄藩的居城伊势松坂。

一白与津川会面后，传达了秀吉的意思。他说：

“对于几日前的安土城事件，我家主公筑前守并无他意。想来神户信孝公的自杀，也是因为听信了柴田修理、泷川左近等人的谗言，无视清洲町立嫡孙三郎为继任的命令，觊觎天下大权而招致的。

“最近中将大人对主公的不满，也许是因为对筑前守怀有怨恨，或者是听信了世间的传闻和佞臣的谗言。希望中将大人能以信孝公的自刎为前车之鉴。

“恳请您从中斡旋，劝说中将大人早日传见筑前守，也好让双方坦

诚相见，化干戈为玉帛。”

富田一白和津川玄藩，从很早以前就有很深的交情。

于是玄藩立刻前往长岛，将详情告知泷川三郎兵卫，与他商谈。

三郎兵卫听了富田的口信后，很冷淡地说：

“筑前守真是厚颜无耻得过分！近来在处理政事上，就对我们主君视而不见，这时又硬要见面商谈！这么说如果不是命令所司代的话就不能见面了？引起莫须有的传闻，除去主公之心已然明显。善用伎俩的筑前的请求，我不会答应，把使者赶走吧！”

津川将三郎兵卫对秀吉请求的无视，告知冈田、浅井两位家老。

其实津川玄藩内心已经对主君信雄不抱希望了。“跟随着无能的主君，总有一天会被筑前守讨伐。”

想到妻儿的命运，他不禁黯然神伤。

虽然现在是拥有城池的家老，可是如果信雄被消灭，自己也就沦落为浪人了。

“那家伙以前虽然可气，但现在却如朝日般呈上升之势。跟随他，不知是否是上策。”

玄藩费劲口舌，就富田的请求，同冈田长门守、浅井田宫丸商量。

长门守和田宫丸，虽然嘴上不说，心里也跟玄藩持有同样的远见。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按照筑前守的意思，尽量不把事态扩大，稳妥地进行才是上策。”

三个人一致认为，如果将秀吉使者富田的原话告知信雄的话，只会招致他的愤慨。

“我们商量好，就说筑前守一心请求原谅如何？那样的话，筑前守就能拜见主公，而且毕竟我们也对主公尽忠了。”

“诚然，就这么做吧。”

他们来到信雄的面前，传达了富田的口信。

“使者富田来报说，其主公筑前守，丝毫没有臣子忤逆主君的以下犯上之心。无论何事，都以效忠三郎大人为第一要务。所做之事惹来仇恨，也是自己无德望所致，羞愧难当。

“若是如此，筑前守真心希望两家和睦如初，一起辅助三郎直至成人。相互之间诚信，国家方能安宁。如舟水般和谐共处，协力征伐平定战乱，这也是遵从已故信长公的遗愿。

“富田请求务必向您转达筑前守对中将大人您的问候，并恳求您的
 接见。”

信雄听罢，愁眉舒展，说道：

“那个爱出风头的人，也能说出这样值得钦佩的话？好，准富田一白
 前来拜见！”

于是，富田被准许拜见信雄。

在三位家老的美言下，信雄面泛微笑，心情出奇的好。

富田一白拜见了信雄，对信雄接受秀吉和解的请求表示感谢后，又
 请求道：

“还有一件事，我家主公筑前守打算前往天津表露忠心，有个不情
 之请，希望津川玄藩亮大人、浅井田宫丸大人、冈田长门守大人、泷川三
 郎兵卫大人能在我回去后的两三天内，也前往天津。这是筑前守的诚恳
 请求，无论如何请您答应。”

富田退下去后，三位家老对信雄说，如果不答应秀吉的请求，他肯
 定会生气。他们建议道：

“现在正当关键时刻，最好不要拒绝筑前的请求，应该派我们四个
 人前往。”

信雄考虑了一会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拜托四人道：

“那么此事就有劳诸位了！”

四位家老翌日从长岛出发，前往天津。

到达近江瀬田城的时候，浅野弥兵卫和富田一白前来迎接。他们把
 四位家老带到寺院禅房，盛情款待了一桌山珍海味。

浅野弥兵卫和颜悦色地寒暄道：

“一路上舟车劳顿，想必诸位都很劳累。主公筑前守有所体谅，希望
 诸位不必拘束，今夜就稍作休息吧。面谈定为明早晨时五刻半。僧人们
 在寺院里随时待命，若有吩咐，请不要客气。”

奉为上宾的招待，细心周到，却渗透着一丝可怕的气息。

浅野弥兵卫在房间里待了一刻钟，陪四位家老饮酒数杯后离开。

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弥兵卫一人，并无其他人出席酒宴。

弥兵卫离座后，四周一片寂静，四位家老不由得侧耳倾听，警惕着
 城里的风吹草动。

同朋们的光头在烛灯的照耀下闪着弱弱的光，就连侍者们来回走

动的脚步声都变得可怕起来。

难道今晚要被谋杀了？津川等人的脑海里掠过这种可怕的思想，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飒飒的北风掠过湖面，击打着悬窗，声声入耳。

四位家老被引至卧室，却一刻也不敢放松，连就寝时也抱着刀，整夜未眠。

几个人无法安睡，天明前开始起身整理装束，还未见秀吉，就一脸倦容，已然不见从长岛出发时的丝毫气势。

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拉门的摩擦声和老鼠的窸窣声都让他们毛骨悚然。终于，辰时五刻半，廊下响起了脚步声，浅野弥兵卫的搞笑马脸出现了。

“主公筑前守，已经到达大厅，我这就带诸位前去拜见。”

四位家老，早就听富田一白说过，大厅拜见只是跟秀吉、一白和弥兵卫三人面谈。

没曾想，事实并非如此。当侍童们打开大厅的拉门，映入眼帘的景象，让四位家老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上座上，秀吉身穿闪闪发光的金银箔窄袖便服，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地坐着。

在他的两边，三十多人的幕僚，正襟危坐，依次排开。

四位家老被这种气势吓倒，浑身瘫软无力。

“各位大人远道而来，辛苦辛苦！”

秀吉的声音傲岸不逊，从头顶上压过来，四位家老俯首在榻榻米上，无还击之力。

拜见结束后，秀吉将四位家老留在濑田城中三天，期间依次传见他们到里殿大厅进行密谈。

三位家老的顺序依次是津川、浅井、冈田。

津川等人回来后，泷川三郎兵卫上前询问。

“筑前都跟你们说了什么？”

三位家老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

“他没有为难我们。反正大人您也会被问的，就不必问我们了。”

不久三郎兵卫被召见。

秀吉一改在大厅召见的态度，口气变得谦逊：“这次您特意远道而

来,对我们两家族来说都是一桩好事。最近羽林公(信雄)动怒,我也日夜苦恼。”

“您是羽林公的股肱之臣,我曾跟您共同作战,您的许多战功都令我难以忘怀。想起来,永禄辰年(1568年),伊势击退北畠一战及阿坂激战中,您的超群武艺,都发挥得非常精彩。现在虽然我们事主不同,但说起来我跟您也算是旧识了。”

三郎兵卫对此番叙旧感到诧异,不明白秀吉想说什么。

秀吉却沉浸在自己的高谈阔论中,继续说道:

“虽然有十多年未见,但想起往昔仍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自从开始为信长公报仇,我就忙于制服诸国战乱,奔走在栉风沐雨的战场上,不觉中忽略了对羽林公(信雄)的拜谒,忘记了参拜议事的职责。”

“因此在安土城内听说了对我的怀疑。以前在京城任职,一切职务都是所司代的职责所在,因此委托给前田德善。出征后过于繁忙,没有拜谒羽林公进行建言,本想料理好身边的事情,斟酌好时机后前去参拜,岂料造成了羽林公离开安土城的后果。

“照此下去,世间的传言会更甚,两家的交往将难以维持。我只敢居小功而未敢觊觎天下,平定天下战乱后,我会将权力全部交由三郎主君。一直以来,我坚持尽辅佐职责,不敢僭越半步。”

去安土城见三郎秀信和信雄,本想消除疑虑,却丧失了机会。秀吉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又继续说道:

“大人和我,既是信长公出举以来的朋友,就请您体谅一下我的苦衷,回去后向羽林公请求该如何处理。”

秀吉一直目送着三郎兵卫走出密谈的地方。三郎兵卫一路凝眉思索,走路都心不在焉。

“那家伙城府很深,不会轻易表露真意,这次难道是借题发挥的策略?煽动三位家老和我倒戈,之后就容易善后了……”

回到等候的房间,津川、浅井、冈田三人围上前来问道:“筑前大人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什么。无非是为自己的疏忽道歉,希望我能在主公面前美言几句而已。不知道这是他的本意,还是如海参般滑头滑脑的献殷勤,完全理不出头绪。莫非他是打算利用我们四人做棋子?”

听到这里,津川慌忙制止他,环顾四周后低语道:“休要乱语。唯恐

隔墙有耳，座下伸出矛头也说不准。依我只见，筑前大人是真心想要消除主公的疑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若是如此，那自是可喜可贺。”

三郎兵卫听了三位家老的意见，不觉间也认为秀吉或许并非什么大恶之人。

第二天早上，秀吉召见四人。

和初次召见一样，秀吉的两侧站立着三十多人的幕僚。

他笑着说：“各位大人远道而来与我商谈，不胜感激。今已谈妥与筑前我同心协力，扶持奉公于世子三郎主君。诸位的果断应允，实属英明可靠之举。为了两家长久，今日借此机会，共同向神起誓盟约如何？”

言语间，右笔已拿出熊野神文，开始准备笔墨。

“来，有劳诸位大人了！”

三郎兵卫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万分诧异，他对秀吉请求道：

“关于神文一事，在下并不知情，一时无法定夺，还请大人等候片刻，容我们稍作商议。”

说着，三郎兵卫连忙催促三位家老，暂时回到等候的房间。

虽然秀吉表现出不悦的神情，三郎兵卫还是很坚持。

暂时退下后，他对三位家老说：

“与筑前缔结神文起誓之事，之前在下并未听闻。此事应事先向主公请示才对。诸位大人，有何打算？”

听到此话，三位家老非常意外。津川说道：“昨日依次面谈之时，在下听筑前大人说，诸位已经应允起誓之事。筑前大人既是真心尽忠，对主公对织田家都是可喜可贺之事。”

说完后，津川回头看了看冈田、浅井。

两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泷川大人，起誓对你的家族也是有利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此时的三郎兵卫就像被鬼怪欺骗一般，半天没有言语，一脸茫然。

终于，他恍然大悟，明白了三位家老的意思，说道：“如此大事，诸位未经深思熟虑，就轻易应允，究竟是抱着如何的想法，同意与筑前起誓盟约的？筑前把我一个人区别对待，尽说和谈忠义等悦耳之词，这一定是在耍手段！此等大事，未经主公允许就擅作主张，我绝对不同意！”

三郎兵卫言辞激烈，怒视着三位家老，继续强调道：

“无论诸位如何申辩，我都不能赞成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三郎兵卫情绪激动地将三位家老骂了一番，随后骑马回到尾张长岛。

津川、冈田、浅井三位家老，不知是被秀吉的巧舌如簧所欺骗，还是怯于他的威慑而去迎合，虽然其本意无从得知，但未经信雄的同意，就签订两家和睦的神文，确是轻率之举。

回到长岛城的泷川三郎兵卫，向信雄汇报了津川等人在濑田城向秀吉递交神文起誓一事。

信雄听后勃然大怒：

“什么?! 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公吗！那些家伙蓄谋已久了！”

接着，命令差役说：

“传令下去，命三人即刻登城！我要亲自问问他们，签定神文到底是何用意！”

于是差役立刻前往三位家老的居城。

比三郎兵卫迟一日回来的他们，各自回到自己在伊势松之岛、尾州星崎、尾州荻安须贺的住所，闭门不出，拒绝出仕。

信雄再三派出差役，可他们仍然紧闭城门，看起来像是要准备固守城池。

这使得信雄的随从近侍们非常恼火。

“三位家老的忤逆之心已然明显！与筑前一战不可避免。各位火速赶回住所，准备作战！”

到了正月三十日，尾张郡村的生驹八右卫门被长岛城召见。

年复一年，秀吉派出的密探已经大量深入到尾张内部，此时不可不防。八右卫门负责在住所的周边巡察，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作为信雄的舅父，他已经做好了与信雄共进退同生死心理准备。

“恐怕是要商量下跟秀吉的关系吧。动员将士，准备粮草，以备随时出征！”

八右卫门登城后，信雄满眼血丝，略显疲惫地对他说：

“明日我将前往三州冈崎，你与我同去！我要与德川大人面谈，请求他与我们联手。筑前气势嚣张，不可原谅，万一他进攻伊势，希望德川大人能助我一臂之力。”

翌日清晨，信雄率领着六十余人的随从，冒着大雪朝冈崎行进。

随行的幕僚成员名单如下：

泷川三郎兵卫
泽井左卫门尉
杉浦五左卫门
津田胜右卫门
池尻平左卫门
森雄成
生驹八右卫门
土方勤兵卫

信雄一到冈崎城，就立刻与德川家康开始密谈。

而另一边，潜入长岛城的秀吉的密探们，早已经将三位家老和泷川三郎兵卫回国之后的情况，一一向秀吉汇报了。

“这完全是要鱼肉我于砧板之上啊。”

说着，秀吉回头看了看身旁的浅野弥兵卫和富田一白，嘴角露出暧昧的笑意。

“诚如大人所言！”

弥兵卫连忙点头赞同。

其实秀吉召见信雄的三位家老和三郎兵卫到瀬田城，是为了让他们起内讧。

秀吉本来就知道，三郎兵卫和三位家老之间并不和睦，因此设此计谋离间他们。

秀吉与津川、冈田、浅井三人密谈时，并未直言要他们背叛信雄，而是多次提及希望他们能加入自己的幕僚。

“诸位足智多谋，是羽林公（信雄）的肱股之臣，担任着无可替代的重任。像诸位这样的仁士，可谓是武士的榜样。”

“诸位若不是羽林公的老臣，在下不管拿出多少俸禄，也要尽早将诸位迎至帷幄之中。若是无缘，或许我们会有并肩作战的一天。请诸位保重贵体！”

秀吉委婉地表达了想要三位家老跟随自己的愿望，三位家老对此有些动心。